



黄豆

●祥子

黄豆种在东坡上。拱芽时的黄豆，胖胖的如初生的小子。但没过些时日，就纤纤弱弱的，如遭罪的丫头了。要说丫头，本该是东坡的那些草，但草疯抢了豆苗的基肥，就以正主自居了。

二月把黄豆种在东坡，三月去水田插秧，四月该返回东坡匡扶正义，重新确立豆苗的主人翁地位。

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，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”陶氏的诗我记得的。只不知当年陶氏锄草是几人，若是他一个人，那情景就未免显得太凄清了一点。一个人劳作是一件孤独的事情。我家锄草，总会一家大小都上。选个晴日，一家四口迎着初升的太阳，背着锄具，提着酒壶，早早来到东坡。

东坡的草的确旺盛，如果不细察，根本感觉不到“豆苗稀”的样子，还以为一坡长的全是乱草呢。所以锄草是一个细活儿，下锄要十分小心，不然就连草带苗都给薅了。撑锄人一般是我父母，和我

小妹只能跟在后面拾掇，将薅倒的草抓拢来，磕了草根上的泥巴，再将草放进土箩里。这时回头再看，才有“豆苗稀”的情景。这样一路向前，脚下的那片土地就像剃头师傅剃了一般。所有的杂毛乱草薅去了，只留下一茬茬俏巧的豆苗，颇有点像乡村小儿头上扎的鸡毛帚。土地经雨水淋，经阳光晒，原本已变得呆板灰白，像一件穿旧了的衣裳，这会儿给锄头一刨，把下面的新湿翻上来了，地就像染了一回嫩黄，而且蓬松松软，像一块人见人爱的蛋糕。

在这样的日子，当头的阳光是猛烈的，而劳动的心却是愉悦的。父亲和母亲一边锄草，一边琐碎碎碎说些家事村事，我和小妹在后面听着，似懂非懂，偶尔也问一句两句。足够大的风从坡上走过，带来的凉爽几乎可以与烈日抗衡。风走过时，万千豆叶一一翻举，露出绿白的叶底，一副副欣欣然的样子。劳动的我们这时心里就有说不出的甜蜜。休息时往坡上的草丛中一坐，由我

和小妹斟上酒，母亲一杯，父亲一杯。父母喝酒的时候，我和小妹就在东坡上追逐，有时也捉捉蝴蝶蚱蜢什么的。

但东坡的豆地确实太多，仿佛是在锄草的过程中，我与小妹就从童年到了少年。

少年时锄草，撑锄的已换成我和小妹，拾草的则是父母。拾草的父母在身后还是喁喁私语，仿佛他们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。但我和小妹都没有心思再听了。我和小妹各怀异心地锄着草，时不时就把苗给薅了，惹得父母在后面骂，骂我们的心给狠了，只剩躯壳一具。也许吧，要不然凭我们锄草的技艺，是不会这么频频出错的。

小妹想什么，我不知道。而我呢，我是想我不能在这里锄一辈子草，陶氏的诗固然学过，但那时还体会不到他高妙的心境，再说陶氏也是出去走了一遭，才回来安心锄草的。我说什么也得出去走走。那时，坡上的阳光还是一样的烈，风还是那般的大，暑热和凉爽在身上交替

时带来的快感也同以往一样。东坡新锄的土地依然像刚出炉的蛋糕，东坡的豆苗依然在阳光和风中露出欣欣然的样子。不同的是，湛蓝的天空突然就有大朵大朵的流云经过。这在以往，我是没有注意的。流云在天上似乎懒懒的不动，但它们的阴影却像鹏鸟的羽翼，在地上迅捷地穿梭，经过东坡，往往不要几秒钟，然后翻山越岭，很快就看不见了……

每一朵流云经过东坡时，我的心都有一阵莫名其妙的悸动；每一朵流云消失在天际时，我的心都有种说不出的怅然。就在小妹扔了锄头嫁给一个城里人后，我也扔了锄头跑了。我跑到大城市去钻研奋斗，去安营扎寨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东坡的豆苗还在，但锄草的只剩老父老母了。撑锄的有时是老子，老子感到吃力了，就换成老母。想起他们，我突然有种想流泪的感觉。我不知父母百年过后，东坡的那片豆地该怎么办？多好的一片豆地，怎能扔下不管？

散文诗

尘思（组诗）

●高翔

藤蔓

枯黄的藤蔓，悄悄爬上心头。秋天就顺着这一脉藤蔓，蜿蜒伸入了心底。

这季节的脉络，从大地的深处而来，从时光的深处而来。秋风是汨汨流动的在藤蔓里的血液，清凉了夏天留在藤蔓里的燥热。

凝神静气是藤蔓的魂魄，端坐在一份夕阳里，禅定一生。

年轮

这生命的皱纹，隐忍在身体的内部，听不见风声的甜言蜜语，看不见阳光身姿的婀娜曼妙。

在时光的磁场内，只为时光寂寞地画句号。圆周的句号内，围住的是饱满的平淡，和一份无语的禅心。

涛声

这洁白的涛声，从风的躯体里长出来，洗凉了秋天。

水面上，尸横遍野的秋叶，那是谁的心事，在涛声里飘。叶柄是根须，无处落脚。

涛声依然很紧。我突然发现涛声，竟然在我的胸膛里，在进，又出。

门牙

竹笋，拱出地面，长成春天的门牙。

一枚枚尖利的牙，撕咬着春风的放荡和悠闲，喂养无拘无束的心。

这灰褐色的门牙，只因咀嚼了无数的风声，只因咀嚼了无数的凉雨，才在夏天，长成一生的高风亮节。

佛山

把火山的屠刀，放下，立地成佛，八万年的道行，在虚静中沉淀。

移动的鸟影，是悬浮的经文。被一颗禅心默念了万年。

来自丹田的言语，已经凝结成袅袅的浮云，无路也去向地飘。

山的目光，轻轻散开；山的魂魄，悠悠散开。

一泓心境，在天地间已经无涯。

青牛

枯枝举起秋天的清凉，举起风的无牵无挂。

老子的青牛，踩着函谷关的清静，驮起一枚世间清冷的哲学思想，把传说演绎成信仰。一步一步地，走进《道德经》的光芒。

抚摸过青牛的秋风，从此有了思想。

铜币

一枚枚的铜币，是一枚枚的荷叶，遮住了阳光，为人世的池塘换得一响清凉。

一枚枚的铜币，是一枚枚的花瓣，开在生活的潭中央，散出幸福的花香。

一枚枚的铜币，有人拿它当镣铐，却铸不住了渐次膨胀的欲望。

一枚枚的铜币，有人当它为瞳孔，遮挡了情感和善良。

铜币，不变的是现状，变形的是目光。

小说

获奖

●高茵颖

乖乖！经过全校老师的会议讨论，我居然被选去参加全市的绘画大赛。

站在风景秀丽的临海喷泉广场，深感举办方能选择这么幽雅的地方做现场绘画地点，实在是绝了！

此次大赛以环保为主题，画宣传画是我的强项，此前在我心中已勾勒出整幅画的大概风貌；我要以祖国的大好河山为底衬，让美丽的阳光覆盖整幅画面，以绿与黄为主基调。

当主持人宣布大赛开始，我马上进入了忘我的境界，拿起画笔熟练自如地画起来，正当我画了半个太阳还在自我陶醉时，一注水流从头顶直泻而下，咦？刚才天还好好的，怎么这会儿又下起雨来了？再看其他选手，基本安然无恙，只有我被淋成了落汤鸡。正当我感到奇怪时，喷泉广场的一个工作人员跑过来，小心地向我赔不是：“真是对不起，刚才我正在检修喷水设施，不小心碰到了喷水开关……”也罢，人家又不是故意的。可是当我低头一看画纸，天哪！画纸一片湿漉漉，就连我画的半个太阳也已经花得不成形了，还好今天太阳不错，我把画纸平放在桌上，想它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干的。

当画纸快干透时，忽然刮来一阵海风，整张画纸也随风起舞，落在离我十几米远的地上，等我跑过去，已经晚了，一对情侣占了先；他们并列的两只脚踏踏实实地落在我画纸的正中央。见到此情此景，我已欲哭无泪，一气之下将画纸揉成团儿，扔进就近的垃圾箱，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大赛组织者面前，向他们索要一张画纸，组织者严肃地说：“你以为这是什么，小孩过家家，说就要就给？这大赛专用画纸每人只发一张，不退不补！”

我垂头丧气地来到垃圾箱前，当我顶着刺鼻的恶臭把画纸取出，主持人已宣布：“时间到！请各位选手放下手中的画笔，等待评委评审。”

于是大赛评委开始一个一个评审参赛作品，当十几个评委走到我的桌前，我羞得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“哇！这幅画简直太美妙了！”一个评委大叫道。“这是本次大赛第一个反面映衬主题的作品，立意新颖。”另一个评委欣赏有加。“这两个鞋印运用得实在是妙，一个是男士牛皮鞋印，一个是女士高跟鞋印，这两个鞋印象征着亚当与夏娃，代表着我们整个人类啊！”一评委慷慨陈词。“是啊，这说明我们人类破坏了整个自然，你看，连太阳都扭曲变了形。”一评委观察极其细微。“啊呀！这幅画在制作上也颇费一番苦心，除了运用褶皱的效果衬托主题外，你们闻闻，这上面还有一股恶臭！”一评委说着鼻子已贴在画纸上了。其他评委也都效仿，纷纷以鼻嗅之，弄得我实在哭笑不得。然后，所有评委都伸出了大拇指：“妙！实在是妙！”

不用说，我的这幅“参赛作品”不但获得了本次大赛的特等奖，还荣获了最佳创意奖。



穿行

周文静 摄

荒凉之美

●西凤

云卷云飞，只有碧空如洗的瓦蓝。这时候，就有一股苍凉的潮水从我们滚烫的心野上悠然流过。在我们无从抵达的地方，甚至在我们站立的地方，荒凉已经在我们的足下盘根错节落地生根。

就像我经历的那些北方冬天的旷野，一望无际的原野已经被一场场梦幻般的大雪掩埋。土地和庄稼的颜色，已经属于记忆中的旧时光，那些生机和繁荣，只能成为我脑海里精彩的片断。在这样银妆素裹的世界里，在望不到尽头冷峻的银白里，一个乡村少年伫立的身影，是那样的脆弱和孤单。世界仿佛安静下来，世界仿佛回到了朴素的原始状态。

在这样的风景和境界中，自然界里的萧索，派生出一个乡村少年内心的苦闷、迷茫和荒凉。一颗被热血簇拥的稚嫩的心，忍着这些荒凉的存在或依托，就变得愈加脆弱和无力起来。仿佛无数朵雪花掠过的那个空白世界，不是富丽堂皇的精神宫殿，而是肃杀的对激情与

憧憬的疯狂掠夺。但令人惊奇的是，正是在这无边无际的雪野上，我产生了一种寻找路标强烈的冲动和焦灼的渴望。就像我幻想中的那条路，像绳索一样在狂风中不安地摇曳着，我因此看到了我的前世和今生，看到了我的来路和归途。

就像我多年前前行和跋涉过的洪荒大野，没有一片耀眼的绿叶照亮我痴痴守望的目光，没有一朵娇艳的小花点燃我内心汹涌的激情。有的只是无边的凝固的沙浪，它们从我的脚下一直延伸到遥遥的天边。我见不到一个同类，见不到一个奔跑或驻留的动物，这个世界仿佛成了一潭死水，世界仿佛就剩下了我一个人，仿佛我已经被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所遗弃。就像我必须独自面对的许多夜晚，就像我被许多荒凉的时光所包围所分割，就像我独自的悲伤、感喟或哭泣，我仿佛走到了天涯的尽头，我仿佛看到时光的顶峰上那片冷峻的肃穆和银白。这时候，我只能听到风沙的飞鸣和自己怦然的心跳；这时候，我是唯一的偌

大舞台上的独舞者。

我因此感悟了生命和所谓的命运。不论我置身在多么喧哗和热闹的中心，我的内心注定是孤独和荒凉的。就像在许多流逝的时光里，我因痴痴的守望而白了一头曾经如墨的头发；就像散落在时光缝隙里声声或长或短的叹息，我注定在荒凉的夜晚或白昼，默默地承受、成长或歌唱。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宿命，荒凉在某种意义上，更贴近心灵的真实与豁达。这可能就是我被放逐在大漠腹地的一种彻悟，从而让自己的心在荒凉的潮水的冲刷或撞击中，产生一种贴近天籁或神性的回声。在这样低徊婉转的声响中，我知道荒凉是我们漫长一生成长必须的元素或终极抵达的大美。

荒凉是从天而降的一片无声的星光，心灵是午夜深处唯一亮着的灯盏。我愿意痛饮这一片柔弱的迷离的星光，在时光的明处或暗处，寻找不肯颓废或倒下的醒目的人生路标。



说到底，荒凉不仅仅是属于自然的，荒凉有时还可能属于华灯初上、熙熙攘攘的都市，荒凉还可能属于我们起伏不定、波澜不惊的心情。我们可以这样说荒凉的都市荒凉的夜晚，我们还可以这样说荒凉的心情荒凉的守望。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，脚下或内心的荒原就已经诞生了。

在那些繁花落尽的地方，我们看不到一株小草的摇曳，我们看不到一朵小花的微笑。映进我们守望视野中的，是云雾般的苍茫和沙漠般的荒芜。这时候，我们脚窝内那颗心就悬了起来，仿佛我们鲜活的内身已经来到了一片无边的旷野。我们久久凝视的那个远方，只有



弹吉他的银发“青年”

●陆肖鸣

每次路过街角小花园，心中总有一种期盼，期盼不期而至、流畅又富有韵律感的吉他弹奏，时而铿锵、时而柔美的旋律绕耳而过，引来许多路人驻足倾听。

越人群望去，只见花园的石椅上坐着一位戴耳镜的老伯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，头上的小帽罩住了花白的发，一把吉他随意地架在腿上，眼神里充满了对音乐的热爱。老伯专心致志地拨弄着手中的吉他，动情地吟唱着，陶醉着，全然不顾身边的人流如织。

有一次下班回家的我路过街心花园时已是满心疲惫，正当我像往常一样准备匆匆而过时，忽然与路人吟唱英文歌曲《小星星》撞了满怀，轻快活泼的曲子立刻牵住了我的心，我忍不住停下脚步静静地聆听起来，心潮随着歌曲的节奏荡漾，一些曾经美好的往事敲开了尘封的记忆，一天的倦意竟然不知不觉地消失了，那次的意外收获让我变成了老伯的“粉丝”。有空时我向老伯咨询一些吉他的弹奏技巧，他总是认真地说明和演示，他那孜孜不倦的样子，简直把我当成了专业的学生。

弹奏之余，老伯喜欢跟周围的人闲聊，天南地北无所不谈，他常跟人说自己是快乐的老“青年”，达观健谈的他，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，看着让人羡慕不已。但是认识了解老伯的人都知道，这些年他吃过许多苦。老伯曾经是上山下乡的知青，好不容易回城却待业多年，后来总算进了工厂当了名工人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企业改革，又身不由己地成了下岗工人。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变得更加窘迫，人到中年，上有老人要照顾，下有小孩要教育，生活需要的巨大开销，曾一度让他焦头烂额。有人建议他去当保安，有人建议他开个杂货店，混到退休年龄拿退休金就算了，这些建议并没有让老伯动心，老伯不想自己的一辈子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。

老伯的吉他弹奏在厂里小有名气，一直被诟病不靠谱的吉他专长成了他的救命稻草。他重新调整心态，决定利用自己的专长办个吉他班。然而招生广告还没有贴出去，难听的流言风语已经铺天盖地而来，巨大的压力曾一度让他放弃自己的创业。然而深思熟虑的他顶住来自各方的冷眼，尽心尽责手把手地教每位学生，他的付出逐渐得到了家长的认可，学生也成几何倍数地增长。而今他的学生遍布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，各行各业，有些学生也成了吉他老师，与他一样继续着热爱的吉他事业。每每谈起自己的学生，他如数家珍，颇为自豪。

即使如今已六十多岁，他仍舍不得放下手中的那把吉他。每天一吉他、一音谱、一曲谱架，摆放整齐，放开歌喉，街心花园就成了他弹奏吉他的露天表演厅，而那些跟随了几十年的老朋友依然是他忠实的听众，有的则成了他的学生，也拿起吉他跟着老伯学起了弹奏。因此，街心花园经常上演演奏或合唱演奏会，表演者弹得兴致勃勃，观众听得津津有味。

常言道生活不如意十有八九，在成年人的字典里，谁都会遇到那个“难”字。而心怀梦想，坚持自己，不懈追求，一定会让生活在努力中变得更加美好。当年老的时候，爱好就像自己多年的老朋友陪伴左右，让老年生活有所依傍，有所欢愉，让老年生活变得更加充实与惬意。